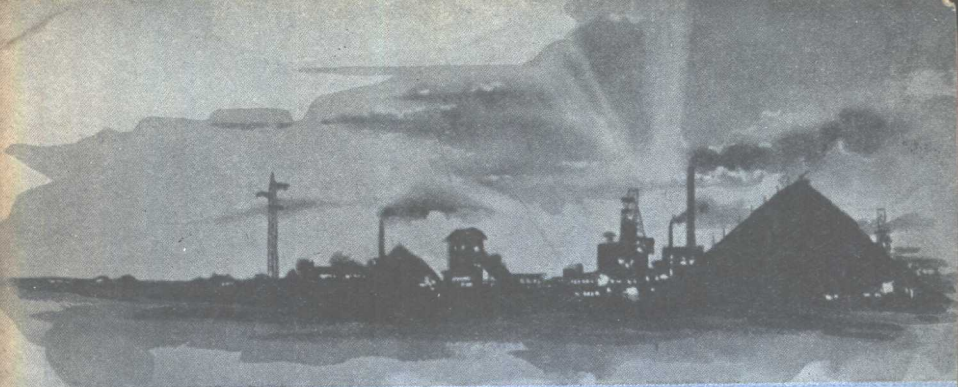




虹 光

陳登科等著

7512

新文藝出版社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6 •

00000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小說集包括短篇小說十六篇，是從“解放日報”近兩年來所發表的小說中選出來的。爲了避免重複，有些已收進別的專集的作品，這次就沒有選入。這十六篇小說，“電話”和“星”等是描寫工業生產戰綫上的新人新事的。“虹光”寫工地上的年青工作人員與官僚主義分子的鬥爭和勝利。“小玲玲”和“紅色的小汽車”是兩位青年作者寫的，都具有一定的特色。“妯娌”着重反映了：在過渡時期，人們的思想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迅速地改變。“一個女文工隊員的日記”、“貢獻”、“班長”、“志願軍與朝鮮孤兒”這幾篇，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志願軍指戰員們在抗美援朝鬥爭中的英雄形象，反映了中朝兩國人民的親切關係。

虹 光

陳 登 科 等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952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4 1/4 字數 85,000

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8,000 定價(6) 0.34 元

目 次

電話	艾明之(1)
星	艾明之(20)
女鑽机工	曉 鷹(33)
虹光	陈登科(42)
小玲玲	胡万春(50)
紅色的小汽車	刘元璋(57)
妯娌	茹志鵲(61)
堵塘涵	姚大中(73)
一滴汗一朵花	姚大中(78)
打稻糶	陈志平(85)
海上輕騎兵	兆 林(90)
離開部隊的前夕	王 覺(98)
一个女文工隊員的日記	葛 進(103)
貢獻	田金波(108)
班長	任大心(116)
志願軍与朝鮮孤兒	何 可(124)

电 話

艾明之

—

大家都有點奇怪，煉鋼組長孟慶祥这几天为什么这样怕听电话响！

日本鬼子在厂里的時候，整天提着一寸直徑的鉄棍，逡來巡去，一點不称心，立刻把工人打的滿身滿臉血花。——孟慶祥沒有怕过。

將解放時，國民黨敗兵包圍了工厂，扫着机槍要冲進來，孟慶祥佩着護厂隊小隊長臂章，从这头走到那头，子彈在身前身后呼嘯穿过，——他也沒有怕过；好像外面扫的不是机槍，而是誰家办喜事，放的爆仗。

後來孟慶祥負責整个煉鋼車間的清點工作，各种清冊堆在桌子上有一人高；那時他的文化還沒有現在高，拿筆就跟拿了一把鉄扫帚似地，又沉重，又吃力；但也沒有推托过，任务完成得还挺漂亮。

这样的人現在却怕听电话响！

这怪現象的產生，不过是最近几天前的事。以前孟慶祥也接电话，也打电话。特別是快放鋼的時候，化驗室的化驗單

要是沒有送來，孟慶祥搖電話，就跟搖小馬達似的，簡直要將搖把都攪斷！

大家都有點疑惑這件事，卻又猜不破這個謎！

今天早上，臨接班，大家照例在休息室里開班前會議。外面刮着兇猛的風，好像一只餓狠的老虎，張牙舞爪地要把整個厂房吞下去，空氣都變成了渾渾黃黃的顏色。煉鋼場的鉛皮屋頂，哇喇哇喇的響成一片，好像在求救：“再不拉住我，可得被風刮跑啦！”

大家的心情本來就沉重，這一陣風威，又在眾人心上添了幾塊石頭。

談到今天的生產計劃，孟慶祥的厚實的嘴唇便掠過一陣顫慄，嗓門也立刻變粗了：

“今天第六天了，同志們，我們落在軋鋼部後面第六天了！六天，不是六小時，競賽合同雖然是我孟慶祥簽的字，代表的可是大家！”

孟慶祥的臉上，閃出痛苦的神色；本來大家覺得有十成把握可以賽過軋鋼部，才向他們挑戰的；鬼知道怎麼一回事，軋鋼部忽然跳出一個王玉生，在軋鋼機上添了一個什麼，生產就一天一天上竄，跑到煉鋼部前面去了。

大家低著頭，沒有作聲。每個人心里都著急，都有一蓬火在燒；也就不覺得孟慶祥的嗓子太粗了。

“談賣力氣，沒有二話說的，大家都賣了力，可是……可……是……”

孟慶祥忽然身子一抖，停住了，慌慌惶惶地望着辦公室的門。

大家都掉过头去。办公室里没有人。

太陽从窗外瀉入，把办公室照的更空更大。一架电话机孤零零地蹲在桌上，閃着烏油油的亮光。

“叮——叮——”一个單調的声音，正固执地威脅地从电话机里散發出來。

孟慶祥忽然低下头，放低声音。对身边的万春華說：“小鬼！你去听听！”

万春華把嘴一撇：“誰是小鬼？唔？不去！”

很久以來，万春華就想擺脫这个名字——小鬼。照舊曆算法，他已經二十四歲了，不知从哪一天哪一个人起，叫了他一声“小鬼”，就傳開了。老師傅叫也罢了，甚至比他小三歲的陸明杰也这样叫；平時叫叫也还罢了，当着厂長的面，有一次工業部長陪了許多首長來參觀，大家也打鑼敲鼓似地到处叫：“小鬼！小鬼！”

这伤了万春華的自尊心。他想卸脫，却像面筋黏在蟬壳上，卸不下。

而現在机会來了。

孟慶祥低声下气地懇求道：“噯，帮忙去接一下，听，叫喚得太厲害了！”

“它叫它的，我不管！”轉念一想，又說。“好吧，兩個条件：第一，以后別叫我小鬼，我有名字！……”

“行！行！可是別人叫我不能負責！”孟慶祥說，笑了起來。

“第二，你好好坦白！这几天为什么电话一响，你就像掉了魂似的！”

孟慶祥猶豫着：“这个……”

“別这个那个，不答应，你自己去接。”

孟慶祥望望辦公室，電話繼續在响；他點點頭，笑着打了万春華一下，答应了。

万春華蹦起來，冲進辦公室。隔了一会，他从門縫中伸出頭來，对孟慶祥說：

“巧！你的電話！”

孟慶祥立刻慌張起來：

“哪里的？”

“沒問。像个女的声音。”

孟慶祥慌忙擺手道：“說我休息，不在，隔天再打來。”

万春華照样在電話里說了，也不等对方說話，拍噠就把電話掛断。出來就追着孟慶祥說：

“好，快坦白吧，到底为什么这几天怕听電話？”

孟慶祥好像有什么心事，嘆了口气：

“唉，还不是……”他沒有來得及說，催接班的鈴响了，大家赶着上班去了。

万春華穿上帆布脚套，赶上孟慶祥。

“不能賴！老孟，接了班，加完料，你还是要說！”

孟慶祥沒有作声，好像想着什么，沒有听见。

二

事情是这样發生的：

孟慶祥新交上一个对象，叫趙玲弟，長的白白胖胖，一对烏絨似的大眼珠，閃亮閃亮。現在机器厂里当鏟工。煉鋼部

和軋鋼部簽訂競賽合同的第二天，孟慶祥和趙玲弟在一起玩。大家談了厂里情况，孟慶祥把挑战競賽的事也談了。趙玲弟高兴地說：

“好呵，工会正要組織我們小姊妹到鋼鐵厂參觀，我們就來你們这里吧。”

“欢迎！”孟慶祥兴奋地說。“來的時候通知我一声。”

“可是你們的競賽可別輸了，人家曉得我有一个……在你們厂里……要笑話我！”

“笑話！來吧！我們煉鋼部一个一个都小老虎似的，哪里会輸！”

參觀的事就这样談定了。說实在，当时大家都認為煉鋼部是会走在头里的。趙玲弟來電話的一天，正是軋鋼部開始超过煉鋼部的第一天。

“遲几天吧，”孟慶祥在電話里說：“我們这几天爐子上小修，沒看头，过几天來最好。”

孟慶祥並非存心說謊，他觉得煉鋼部馬上会赶过去的。趙玲弟同意跟小姊妹商量以后，再打電話告訴孟慶祥。

沒想到，一連六天，軋鋼部始終領在前面。

孟慶祥也知道，競賽的目的並不是为了爱情，可是从那天起，他就怕听電話响，班前班后開会，談到生產時，嗓門也粗了，誰要在班上偷懶磨洋工，他的臉就气白了。

三

加完头道料，有几分鐘可以休息，万春華跳着嚷嚷，要孟慶祥坦白。

孟慶祥一把拉過萬春華：“來！來！”把萬春華拉到堆白雲石的角上，故意虎着臉說：

“小鬼！嚷個什麼！告訴你可以，你還得替我辦一件事。”

萬春華說：“光告訴我不行，要當着大家……”

“去你的！”孟慶祥生氣似地攔住說。“起什麼哄！你要使橫，我什麼都不說啦。”說罷，裝模作樣要走，萬春華軟了，連忙拉住說：

“行！先說了吧，可是得老實一點。”

孟慶祥吞吞吐吐告訴他，最近有些熟人要來參觀，偏偏這幾天生產不爭氣，人家來了，進門就看見每天的生產圖表：軋鋼部的箭頭又長又高，煉鋼部的又矮又短；廣播台又一天到晚“煉鋼部加油！加油！”的吼——至於來的是些什麼人，哪里的，跟他什麼關係，他都含含糊糊支吾過去了。

“電話一响，人家就要來啦！你又不能把大門關起！”孟慶祥說，一會兒將圍在脖子上的白毛巾解開，一會兒又緊緊地扎起，好像這樣做，心里會好過一些似的；“這不是我一個人丟面子，外面看了會這樣說：某某鋼鐵廠名氣挺大，煉鋼可沒有什麼了不起，競賽老輸給人家！”

“以前我們常贏的呵！”萬春華歪起頸子，不服氣地駁斥道。

“哎啊，人家沒看見，看見的是你輸了！”孟慶祥頓着腳說。萬春華苦惱起來了：“那怎麼辦？”

孟慶祥附着他耳邊，輕輕地告訴他，這幾天最好沒有電話來；萬一來了，他再想法推一推，就說這幾天要大掃除啦！或者說這幾天競賽正熱烈，來了，沒有人能抽空陪你們啊！……等

等。大家抓住这几天空子就好好赶上去。

“这里有一件事，要你办一办。你不是跟廣播室小鍾很那個嗎？”

万春華頓時臉紅起來，連連說：“沒……沒有的事！謠言！……”

“算了，”孟慶祥諷嘲地笑道，“青年團員可不許撒謊！”

万春華低下了头，咕咕嚕嚕地說道：“真的，有時候她好像很有點意思，可是有時又……有一次團小組開會，為了什麼事，她把我批評的恨不得找個洞鑽下去！”

“這对你好嘛。”孟慶祥忍着笑說。“廢話少說，你去找她疏通一下，要小鍾別在人家參觀的時候，嘰嘰喳喳地廣播。大門外的圖表，人家不一定看，你一廣播，帶得有耳朵的，都聽得清，支也支不開去。萬一這兩天我們趕上了，人家又來參觀了，那好，叫小鍾大大廣播一番，出出這幾天的悶氣！”

万春華听了，沉吟半晌：“后一个好办，前一件……”

孟慶祥在万春華胳膊上打了一拳，打的万春華晃了兩步。

“啊，怪不得人家說你怕小鍾，一個男子漢，連這點……”

万春華被這句話激動了呢，還是他也不願意自己車間生產落后的消息被傳揚開去，總之，他拍拍胸，答應下來了。

過了一會，大家看見小鬼万春華，脫了帆布圍腰，帆布手套，朝廣播室走去。

四

風刮的更兇猛了。周圍電綫被刮的像秋千索子，旋來晃去。天又灰又低，好像會被風刮的忽然掉下一層來。万春華

从高陡的樓梯走下來時，差一點被風刮倒。“見鬼！”萬春華心里咕嚕道：“四九年剛解放那次大台災，也差不了好遠！”

下了樓梯，萬春華覺得呼吸容易一些了。但風勢仍然兇猛，不時傳來几声巨響，什么东西被刮倒了。萬春華低着頭走几步，又轉過身體，用背抵着風，倒退着走。好容易才走到廣播室。

站在廣播室門前，萬春華忽然心跳起來。

要照孟慶祥那樣直通通地說是不行的，不答應事小，兜底給你端到团支部去，萬春華却受不了。

“要靈活一點，”萬春華對自己說，“小鍾什麼都是一個釘子一個眼的，在她跟前隨便一點可不行！”

萬春華在門前考慮了一会，心里有了點子了。

廣播室的門緊閉着。門上一塊紙牌：“廣播重地，閒人免進！”

萬春華踮起腳尖，從窗眼里望進去，小鍾在里面哩！可惜背向着窗，看不見萬春華。萬春華叫了一聲，小鍾沒有聽見。敲了敲門，也沒有見她回過身來。萬春華抓抓頭，沒了主意，忽然看見旁邊小窗有一條縫，用手輕輕一推，窗子無聲地開了，萬春華大喜，手撐在窗台上，一翻身跳了進去。

“小鍾！”萬春華腳還沒落地，就大聲叫起來。

小鍾嚇了一大跳，一手慌忙遮住話筒，回頭見是萬春華，立刻爆發起來：

“冒失鬼！哇啦哇啦叫個什麼！這裡廣播室，一叫，全廠都聽見！你快出去！外面牌子沒看見么？不許人進來！”

小鍾頭髮剪的短短的，右面一小股頭髮用紅絨繩紮着，一

說話，那股子頭髮就一顛一顛的，這使得她那紅紅的小臉，顯得更年輕稚氣。

萬春華走過去將廣播機關了，一臉正經地說道：

“知道。人家有正經事才來的！”

“什麼正經事？”

“我想對你們廣播室提些意見……”

沒有說完，小鍾嘴一撇，尖聲叫起來：

“哎啊，哎啊，你自己先管管好吧，吹的那麼厲害，一競賽，就給人家趕上，六天了，我在此地廣播，臉上都有點發燒哩！你還要……”

萬春華也不客氣地截住她：

“你別忙啊，競賽還沒有結束呢，我們的組長天天在跟我們打氣，一個個都加滿了油啦，過……過……這麼幾天，你看吧！”

“哼。”

“別哼啊哼的！我們要趕上了，你得馬上跟我們廣播！”

“當然！”

“光廣播不算！什麼時候要特別熱烈，你也得根據我們的意見辦！”

“也行！只要不違反廣播室管理規則！”

“當然！我們就這樣說定啦！來！拍拍手！”

兩人公事公辦地拍了拍手。

“這就是你要提的意見？”小鍾接着問。

“啊！不！我們煉鋼組有意見！大家說，小鍾的廣播真不錯！又清楚！又有感情！”

小鍾的小臉紅紅的，極力想裝作無所謂的樣子，但快樂的笑容却掩不住在她嘴邊洩露出來。

“不一定吧，我老廣播要你們加油，你們頭漲了不？”

“沒有，大家都覺得鼓動得好！大家對你只有一個意見，就是有點脫離羣衆。”

小鍾吃驚地張大了嘴：

“什麼？”

“你廣播的次數多，不壞，可是有時車間里休息室里一個人都沒有，大家在車間辦公室開會啦，或者到旁處去啦，你還在哇喇哇喇廣播，給誰聽呢！沒有人聽！這不是脫離羣衆是什麼？”

小鍾不以為然地說：

“哼，我又不是千里眼，廣播的時候能看到你們車間里有人沒有！”

萬春華心里想道：“對了，就要你这么說哩！”嘴里却說：

“依靠羣衆嘛！我可以幫你！以後要是車間沒人，我就打電話給你，你接了電話就別廣播啦！”

小鍾想了一想說：

“好吧。……你還有什麼事沒有？……沒有了，你走吧，這裡不許閒人進來！”

萬春華忽然換了一副可憐的懇求的口吻：

“晚上的聯歡會你去嗎？”

小鍾莊嚴地搖搖頭：

“不去。……”靜默了一下，接着又問：“你呢？”

“你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”

小鍾把万春華送到門口，臨別忽然又說：

“也許我去，可是你不要來約我跳舞，我不跟你跳。”

万春華離開廣播室，想着剛才自己对小鍾所講的那些謊話，又想着小鍾在門口所講的話，心里憋着一股說不清的滋味。“撒謊是不應該的，真是不應該！要好好趕上去，爭取勝利，否則連找小鍾跳舞都成問題了。”他想，覺得鼻子里酸酸的，要使人哭出來。

天气更惡劣了，刮風外，彷彿馬上還有大雨來。黃浦江的江水，好像也更黃，更激猛，咆哮着，橫冲直撞地向前奔去。

万春華經過生產科門口，忽然听到電話响，心里一抖：“誰的？不是找老孟的吧。”

他不由得站下，听見別的人接了電話才放心走開。

“媽的，这几天電話真多！”

从什麼時候起，万春華也怕听電話响了。

五

万春華經過軋鋼工場，听到一种奇異的“鳴鳴鳴鳴”的响声，許多人急急忙忙向軋鋼工場跑。万春華心里一怔：出了什么事？覺得有人从他跟前奔过，也不看清切，一把抓住就問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出了事故。”

“什么毛病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那人手一揮，走了。

万春華把帽子抓在手上，向空搖了几搖，又把它丟回头上，飛一樣朝煉鋼部奔去。一路在心里暗暗歡叫：“嗨，你也碰

到霉运了啦！你也碰到了！”

爐子上正准备加二道料。万春華奔進來，气咻咻地叫道：

“加油！同志們！好机会！”

孟慶祥茫然地看着他，心里有點焦急，不知交他办的那件事，办的如何了。

“什么好机会？吼了半天，还没有吼出个名堂來！”他有點不滿地說。

“你听，”万春華用手向軋鋼工場方向點了一點，“出了故障啦！我們正好赶上去！老孟，快通知下一班，叫他們提前上班，幫我們加料，完了，他們下一班加料，我們也幫忙，保險能赶上去。”

孟慶祥的心震動了一下，接着急跳起來，他想笑，但極力保持着鎮靜說：

“不行！这等於加班加點！違反競賽合同的不能幹！”他拒絕了万春華的建議，接着，跳上白云石堆，高声吩咐大家道：“幹吧，好好赶！小鬼！打鐘加料！”

万春華忘記了对“小鬼”这名字提抗議，轉身就去打鐘。“当当！当当！”鐘声宏亮地响着，远远地震揚開去。煉鋼部一下沸騰起來，一个个都使出了渾身气力，朝灼熱的爐膛里加料，身上汗水流下又干，干了又流，每个人的衣背上都留下了一層一層的白鹽漬。

二道料只花了十五分鐘就加完了，縮短了一倍多。

加完料，孟慶祥用毛巾抹着汗水，毛巾給汗濕的擰得出水來。有人遞來一枝烟，孟慶祥掏出洋火，擦了几下，沒有擦着，火柴也給汗水浸濕了。孟慶祥忽然覺得，当軋鋼部出毛病時

自己这样起劲，有些不应该，就问万春華：

“什么毛病知道嗎？”

“不知道。管它的哩！”

“打个电话问问，什么毛病？”

万春華打了电话回来，悄悄地对孟慶祥說：

“軋鋼部办公室人全上工場了，只有打雜工人。据他說是地下漫上來一股潮水，恐怕会影响大皮帶。”

孟慶祥“啊”一声，变了臉色。

“皮帶出毛病，那可糟啦！”他吃驚地叫。

孟慶祥这样吃驚，是有原因的：日本鬼子在厂時，有一次無辜打了他一頓，心里气不过，听人說軋鋼大皮帶最緊要，晚上他悄悄地从軋鋼部地板下爬到大皮帶底下，用刀子割断皮帶，結果使軋鋼部整整停了三个月工。

孟慶祥心里忽然混乱起來，有两个声音一齐在他心里吵嚷，一会儿这个佔了上风，一会儿那个又跳了出來。

一个声音說：“該去看看！我从地板下爬進去过，也許能看出什么毛病！軋鋼部一停，軋鋼部的工作要受損失，整个厂的任务也就完不成，我們也要背一分！”

另一个声音：“別狗抓耗子多管閒事！有人管着呢，我們快趁机赶上去！……”

他好像听到有人叫他，吃了一驚，以为有电话來，抬头望望四周，一切都跟平常一樣。風顯得更大了。鉛皮屋頂呻喚得更淒厲。他忽然站起身，把手圈在嘴边，大声对众人說：

“大家別松勁，加油幹，我去看一下就來。”

万春華一把拉住他：